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

第三回 寇公駕幸澶州 劉後陰謀換太子

卻說狄廣夫妻商議已定，是夜狄翁於燈下寫了一道辭官殯母本章，次日打道來至節度使衙中，懇求代為轉呈，節度使只得順情收了。狄翁辭別回府，登時打點行裝，天天等候聖旨慢表。先說孫欽差頒給完了回朝。彼乃奸貪之輩，所有各府司道送來財禮，一概收領，並不推辭。是日文武官員紛紛送別，刻日登程，月餘方到汴京城中。次日上朝繳旨，後到南清宮復命，對八王爺道：“狄總兵出外巡邊，未曾討得回書，且臣難以久候，今日還朝，特來復命。”當下八王爺信以為確，倒厚賞了孫秀數色禮物，孫秀拜謝回府。所有私克秀女銀兩及各官送禮，共得銀三萬餘兩，他即派作三股，與馮拯、龐洪共分，兩個奸臣大悅。次日上朝，馮太尉、龐樞密啟奏聖上，言孫秀奉旨往山西，一路風霜，未得賞勞，且力薦他才可大用，請聖上升他為通政司，專理各路本章。孫秀不勝喜悅，感激馮、龐二人，侍奉甚恭，三人十分相得。

閒話休提。忽一日，山西節度使有本回朝奏聖，並附著狄廣辭官告假本章一道，一同投達通政司。孫秀見了此本，猶恐八王爺得知，洩露機關，就不妙了，竟將狄廣本章私下隱沒，止將節度使本章呈達，又陰與馮、龐二相酌量，假行聖旨，準了狄廣辭官歸林，此事果然被三奸隱瞞了。

狄翁接得旨意，欣然大喜，與孟夫人連日收拾細軟物件，打點起程。是日帶領家眷人口車輛駕著老太太靈柩，一直回到西河縣小楊村故居宅子。住了數天，選擇良辰吉日，將老太太靈柩安葬已畢，狄翁又在墳前起造一間茅屋，守墓三年，方回故居，這也是狄翁天性純孝，不忍離親之意。

且說狄青原是武曲星君降世，為大宋撐持社稷之臣。狄門三代忠良，衛民保國，是以武曲降生其家，先苦後甘，以磨礪其志。另有江南廬州府內包門，三代行孝，初時玉帝，原命武曲星下界，降生包門。文曲星得知，亦向玉帝求請下凡，先到包氏家降生了，故玉旨敕命武曲往狄府臨凡。還有許多凶星私自下凡。原因大宋訟獄兵戈不少，文武二星應運下凡，除寇攘奸。故在仁宗之世，文包武狄都能安邦定國。

按下閒言少表，且說景德甲辰年，皇太后李氏崩，文武百官掛孝，旨下遍告四方，不用多述。至仲秋八月，畢士安、寇準二位忠賢，並進相。至閏九月，契丹主忽興兵五十萬，殺奔至北直保定府，逢州奪州，遇縣劫縣，四面攻擊，兵勢甚銳。定州老將王超拒守唐河，契丹幾次攻打，王將軍百般保守，城上準備弓箭火砲，親冒矢石，日夜巡查，契丹攻打不利，只得駐師於陽城。王老將軍即日告急於朝，又有保定府四路邊書告警，一夕五至衝外震駭，文官武將，個個驚惶。真宗天子心頭煩悶，惶惶無主，問計於左相寇準。寇準道：“契丹雖然深入內境，無足懼也！向所失敗，皆由他眾我寡，人心不定，以至失去數城，倘我主奮起，禦駕親征，虜寇何難卻逐！”時天子心疑略定，適值內宮報道：“劉皇后、李宸妃兩宮娘娘，同時產下太子。”當日帝心門亂，優喜交半，聞奏正欲退內宮，有寇公諫道：“今日澶州有泰山壓卵之危，人心未定，若陛下疑難不決，不往進征，則北直勢難保守。北直既陷，大名府亦危，況大名府與汴樑交界，若此則中外惶惶，大事去矣！懇乞陛下深思，請勿回宮，俯如微臣所請，宗社幸甚，天下幸甚！”當時華士安丞相亦勸帝聽寇準之言。真宗於是準奏，中止回宮，酌議進征之策。傳旨兩宮皇后，好生保護二位太子。

是日，真宗召集群臣，問以征伐方略，有資政學士王欽若，乃南京臨江人，深恐聖上親征，累及自己要隨駕同往征伐，暗思契丹兵精將勇，抵敵不過就難逃遁了。故奏請聖上駕幸金陵，以避契丹鋒銳，然後調各路勤三師征剿，無有不克。又有陳堯叟附和，奏請帝走成都，因他是四川保寧府人。二人都是各懷私見，便於家鄉之意。其時天子尚未準奏，即以二臣奏請出幸之言，問於寇公，寇公心中明白二人奸謀，乃大言道：“誰為陛下設畫此謀者，其罪可誅也！此人勸駕出幸，不過為一身一家之計，豈以陛下之江山為重乎？況今陛下英明神武，君臣協和，文武共濟，倘禦駕親征，敵當遠遁，不難出奇以撓其謀，堅守以老其師，兵法所謂以逸待勞，以主待客，無往而不勝者，天上今日之謂也。奈何陛下棄社稷而遠幸楚蜀乎？萬一人心散潰，敵人乘勢深入，豈不危哉！”於是帝意乃決，準於即日興師，將陳堯叟罰俸。寇公又懼王欽若詭謀多端，阻誤軍國大事，奏他出鎮大名府。

卻有馮拯太尉，見聖上依寇準之謀，禦駕親征，又罰去陳堯叟俸，貶出王欽若，心中忿恨不平，即奏道：“寇準之言，未可深恃，望陛下詳察，切勿輕舉。諺雲：‘鳳不離窠，龍不離窩。’今陛下離廊廟而履疆場險地，豈不危乎！不苦命將出師，以伐契丹，何必定請聖上親征，伏乞我主勿用寇準之言，則社稷幸甚！”聖上未及開言，寇公怒道：“讒言誤國，妒婦亂家，自古如斯！馮拯不過以文章耀世，軍國大事，非你所知也。如再沮疑君心，所誤非淺，不念君恩，不顧生民，只圖身家計者，豈是作人臣的道理？”馮拯亦怒，正要開言，惱了一位世襲老元勳，官居太尉，姓高，他乃高懷德之子高瓊，即出班大聲奏道：“寇丞相之謀深遠，真安社稷良謀，奈何沮惑於奸臣之論。今日澶州危在旦夕，百姓彷徨，將士離心，日擊值州全境將陷，陛下再遲疑不往親征，則北直失守，中州四面受敵，社稷非吾有矣。陛下不免為失國之君！”馮拯在旁大喝道：“辱罵聖上，罪當斬首，還敢多言麼！”高太尉厲聲喝道：“老匹夫！無非仗著區區筆墨，以文字位至兩府，不思報答君恩，只圖私己以病天下生民，人面獸心，還敢多言沮惑！如眾文武中有忠義同心者，當共斬你頭，以謝天下，然後請聖上興兵；況你既以文章得貴，今日大敵當前，你何不賦一詩以退寇虜乎？”馮拯被他罵得羞慚滿面，不敢復言。當時天子決意親征，不許再多議論。即日點精兵三十萬，偏將百餘員，命高千歲掛帥，寇丞相為參謀，大小三軍，皆聽高寇二人調度。即日祭旗興師，旌幡招展，一直出了汴京。水陸並進，非止一日。自是一連相持十餘年，契丹方得平服。按下不提。

卻說宮中劉皇后當日聞知李妃產下太子，至晚自己產下了公主，心頭不悅，卻命內監奏報，也說是生的太子。但劉後思量，今日聖上雖然出征，不知何日回朝，倘班師回來，吾生下公主，謊報太子，因一時之忿，豈不惹下欺君之罪，怎生是好？忽想，內監郭槐是吾得用之人，且喜他智謀百出，不免召他來商議有何良策便了。想罷，即命宮女寇承襲召郭槐到來。郭槐叩見劉娘娘，問道：“呼喚奴婢，有何吩咐？”當下劉娘娘將一時心急差見，報產太子之事說了一遍。猶恐聖上回朝潔責，既防見罪，又惱著碧雲宮李宸妃產下太子，將來聖上倍寵於他，故今日特召你來商量，怎生了結。郭槐聽了，想了一計，呼道：“娘娘勿憂，只須如此如此，包管謀陷得太子了。”劉後聽了大悅，說：“好妙計！”即要依計而行。

忽一日，李氏娘娘正在宮中間坐，思量聖上為國辛勞，不見親生太子一面，刻日興兵去了。但願早得勝回朝。如今太子生下數月，且喜精神煥發，相貌翹秀，倒可放懷。李娘娘正在思量間，忽見宮女報說劉娘娘進宮。李娘娘聽了，出宮相迎，二後一同見禮坐下，細細談論。劉後裝成和顏悅色，故意說為了公主乏乳，要太子的乳娘餵乳，當時李娘娘接抱了公主，劉娘娘抱著太子，耍弄一番。劉後十分喜悅，說：“今日聖上親征北夷，閒坐宮中，甚是寂寥，賢妹不若到吾宮中一遊，以盡姊妹之樂，不知賢妹意下如何？”李後不知是計，不好過卻，只說：“蒙賢姐姐美意，但吾往遊，只恐太子無人照管，怎生是好？”劉後說：“不妨，這內侍郭槐，為人甚是謹慎小心，太子交他懷抱，一同進宮去，便可放心了。”李後欣然應允。是日只帶領了八個官娥，將公主交回劉後，劉後將太子交郭槐懷抱，一路進到昭陽宮。二後分坐定，劉娘娘傳命擺宴。不一刻擺上盛筵，二位皇后東西並席，兩行宮娥奏樂，歡敘暢飲，劉後殷勤勸，交醉多時，已至日落西山，方才止宴。李後問及太子時，劉後言太子睡熟，恐驚了他，故命郭槐早送回賢妹宮中去了。此時李後信以為真，安心在此交談一番，已是點燈時候，李後謝別，劉後相送回宮去了。

卻說劉後回至宮中，喚來郭槐，問及太子放於何所。郭槐道：“稟上娘娘，已用此物頂冒，並將太子藏過了。但奴婢想來，此事瞞不得眾人，況娘娘生的是公主，人人盡知，倘聖上回朝被他查明，便禍興不測，不特奴婢罪該萬死，即娘娘亦危矣。”劉後聽了大驚，說：“此事弄壞了，怎生是好？”郭槐一想，說：“娘娘，如今事已到此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只須用如此如此計謀，方免後患。”劉後說：“事不宜遲，即晚可為。”時交三鼓，二人定下計謀，劉娘娘命寇宮娥將太子抱往金水池拋下去。寇宮娥大驚，只得領

命，抱著太子到得金水池。是時已將天亮，寇宮娥珠淚汪汪，不忍將太子拋溺，但無計可出得宮去，救得太子，只深恨郭槐奸謀，劉後聽從毒計，此事秘密，只有我一人得知，如何是好？

不表寇承襲之言，卻說碧雲宮李後回至宮來，問及眾宮娥太子在那裏。宮娥言：“郭槐方才將太子抱回，放下龍床，又用綾羅袱蓋了，說太子睡熟，不可驚醒他，故我們不敢少動，特候娘娘回宮。”李後說：“如此，你們去睡吧。”眾宮娥退出，其時李後卸去宮妝，正要安睡，將羅帳揭開，綾袱揭去，要抱起兒子。一見嚇得魂魄俱無，一跌倒僕於塵埃，頃刻悠悠復甦，慢慢挨起，說：“不好了！中了劉後、郭槐毒計，將我兒子換去，拿一隻死狸貓在此，如何是好？”不覺紛紛下淚，“況且聖上不在朝，何人代我做主，劉後凶狠，外與奸臣交通，黨羽強盛，洩出來聖上未得詳明，反為不美。不若且待聖上班師回朝，密密奏明，方為妥當。”

不表李後怨忿，卻說寇宮娥抱持太子在金水池邊，下淚暗哭。時天色已亮，有陳琳奉了八王爺之命，到禦花園來採摘鮮花，一見寇宮娥抱持一位小小王子在金水池邊落淚，大驚，即問其緣由，寇宮娥即將劉後與郭槐計害李後母子緣故，一一說明。陳琳驚怕說：“事急矣！且不採花了，你將太子交吾藏於花盆之內，脫離了此地才好。”當時寇宮娥將太子交與陳琳，叮囑他：“須要小心，露出風聲，奴命休矣！”陳琳應允，急忙忙將太子藏於盆中，幸喜太子在盆中，不獨不哭泣，而且沉沉睡熟，故陳琳捧著花盆，一路出宮，並無一人知覺。寇宮娥回宮復稟劉後不提。

且說是晚劉後與郭槐定計，又要了結李娘娘。至三更時候，待眾宮娥睡去，然後下手。有寇宮娥早知其謀，急忙奔至碧雲宮，報知李娘娘，李後聞言大驚。寇宮娥說：“娘娘不可遲緩了。倘若多延一刻，脫逃不及了！幸太子得陳公公救去，脫離虎口，今奴婢偷盜得金牌一面，娘娘可速扮為內監，但往南清宮狄娘娘處權避一時，待聖上回朝以後，再伸奏冤情。”當下李後十分感激，說：“吾李氏受你大恩，既救了吾兒，又來通知奸人焚宮，今日無可報答，且受吾全禮，待來生銜環結草，以酬大恩。但今一別，未卜死生，你如此高情俠義，令我難忍分離。”言罷倒身下拜。寇宮娥慌忙跪下道：“娘娘不要折殺奴婢，且請起，作速改妝，逃離此難，待聖上還朝，自有會期。但須保重玉體，不可日久愁煩。”說完，李後急忙改妝，黑夜中逃出內宮，一時不知去向，後文自有交待。是晚火焚碧雲宮，半夜中宮娥太監，三宮六院，驚慌無措，及至天明，方才救滅。眾人只言可惜李娘娘遭這火難，那裏知是奸人計謀。

卻說有宮人報知劉後：寇宮娥投水死於金水池中。劉後與郭槐聞知大驚，說：“不好了！此事必定是他通知李後逃出去。他既通知李後，太子必不曾溺死。”但此時又無蹤跡可追，只得罷了，命人掩埋了寇宮娥。

卻說狄廣自從埋葬了母親，守墓三年，不覺又過幾載，狄爺年已四十八，狄青公子年方七歲，小姐金鸞年已十六。此時狄爺對夫人言道：“女兒年已長成，前時已許字張參將之子，吾年將五十，來日無多，意欲送女兒完了婚，也了卻心頭大事。”孟夫人說：“老爺之言不差。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，一定不移之理。所恨者前時姑娘年長，尚未許字，可憐他青年慘死。現在我的女兒，不可再誤。”於是具柬通知張家。這張參將名張虎，原做本省官，為人正直，與人寡合。數年前夫婦前後逝世，遺下一子張文，他自父母棄世，得蔭襲守備武職官，年方二十歲。這日接得狄爺書信，他思量父母去世，又無弟兄叔伯，不免承命完娶了，好代內助，維持家業，是以一諾允承，擇了良辰吉日，娶了狄小姐，忙亂數天，不用煩言。他二人年少夫妻，小姐又賢慧和順，夫妻自是恩愛。這張文家與狄府同縣，時常來探望岳家，時狄公子年已八歲，郎舅相得，言談極盡其歡。張文見小舅雖然年少，生得堂堂一表，氣概與眾不同，必不在於人下，甚是喜歡。

話休煩絮。一天狄爺早起，打個寒噤，覺得身子欠安，染了一病。母子驚慌，延醫調治，皆雲不治。這日，張文夫婦同到狄府，看見狄爺奄奄一息，料想此病不起，母子四人暗啜垂淚，不敢高聲哭泣。小姐暗對狄公子含淚道：“兄弟呵，你今年幼，倘爹爹有甚差池，倚靠何人？”公子含淚道：“姐姐，這是小弟命該吃苦。”姐弟相對談論，愈加悲切。

不表姐弟傷心，忽一天狄爺命人與他穿著冠帶朝服，眾家人不知其故，孟夫人早會其意。又見狄爺兩目一睜，也知辭世之苦，淚絲一滾，呼道：“賢妻子女，就此永別了。”說完，瞑目而逝。孟夫人母子哀慟悲切，一家大小哭聲淒慘，張文含淚勸解岳母道：“不必過哀，且料理喪事要緊。”當日公子年幼，未懂事情，喪事均由張文代為料理，忙了數天，方才殯葬了狄爺。這狄爺在日，身為武職，並非文員有財帛的。況他為人正直，私毫不苟，焉有重資遺後，無非借些舊日田園度日。是以身後，一貧如洗，小公子只得倚靠園中蔬菜之類與母苦度。虧得張文時常來往照管，公子年幼，真是伶仃孤苦。

轉眼又是一陽復始，家家戶戶慶賀新年，獨有那公子母子寂寥過歲。忽一日天正中午，狂風大作，呼呼響振，烏雲滿天，又聞平空水浪洶湧之聲，一鄉中人高聲喧叫：“不好了！如何有此大水滔滔湧進，想必地陷天崩了！”母子聽了大驚，正要趕出街中，不想水勢奔騰，已湧進內堂，平地忽高三尺，一陣狂風白浪滔天，母子漂流，各分一處。原來此地向有洪水之患，這次竟將西河一縣變成汪洋，不分大小屋宇，登時衝成白地，數十萬生靈，俱葬魚腹。當日公子年方九歲，母子在波浪中分離。

按下孟夫人不表，單言公子被浪一衝，早已嚇得昏迷不醒，那裏顧得娘親，耳邊忽聞狂風一卷，早已吹起空中；又開不得雙目，只聽得風聲中呼呼作響，不久身已定了。慌忙定睛四面一看，只見山岩寂靜，左邊青松古樹，右邊鶴鹿仙禽，茅屋內石臺石椅，幽雅無塵，看來乃仙家之地。心中不明其故，見此光景，心下只自驚疑，發覺洞裏有一位老道人，生得童顏鶴發，三絳長須，身穿道衣，方巾草履，浩然仙氣不凡。公子一見慌忙拜跪，口稱：“仙長，想來搭救弟子危途也。”老道人聽了，呵呵笑道：“公子，若非貧道救你，早已喪身水府了。你今水難雖離，但休想回轉故鄉了。”

不知公子有何話說，何日回歸故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